

第六六〇册

經濟彙編

選舉典

對策部

上書部

辟署部

科舉部

(卷)

五—五

五

六—六

六—六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四十四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選舉典

第五十六卷目錄

對策部彙考一

漢文帝一則 武帝元光二則 成帝建始一則
漢則 永始一則 哀帝元壽一則
 後漢章帝建初一則 和帝永元二則 安帝
則 武帝奉始一則 順帝陽嘉二則
 晉武帝泰始一則 太康一則 元帝太興一則
 北魏高祖太和一則

選舉典第五十六卷

對策部彙考一

漢

文帝十五年始詔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親策之
 按漢書文帝本紀十五年秋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
 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呂言 按
 鼂錯傳錯為太子家令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
 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
 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
 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
 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呂大禹能亡失德
 夏目長懋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
 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
 宗廟之福方內自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
 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
 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
 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
 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

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
 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未惟
 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
 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與愚
 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
 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與自朕躬大夫其
 正論毋枉執事烏虜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
 對曰平陽侯臣奮汝陰侯臣鼂穎陰侯臣何廷尉臣
 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
 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
 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陶而為三王祖
 齊桓得管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於大禹及高皇
 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
 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
 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
 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奮等乃
 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茅臣亡
 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
 曰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
 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
 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
 燭以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
 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
 露降五穀熟賦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
 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
 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
 竊曰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

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
 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
 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
 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
 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
 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
 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
 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
 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
 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
 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
 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
 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
 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以其與
 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
 財妄予人也呂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
 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效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
 恨者知與而安己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
 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罪大者
 罰重罪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
 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
 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
 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
 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鴛污之名事君若此可謂
 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
 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
 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

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疆夫國富疆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官室過度者師古曰愆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於奮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憚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巨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燒寬大愛人肉刑不用學人亡帑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郵少孤寡人有期後官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利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

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未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少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武帝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五月詔策賢良

按漢書武帝本紀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夏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鳴虯何施而臻此歟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冰未知所濟猗歎偉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鴻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

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於篇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按宋書百官志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制郡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人百二十萬人不滿二十萬人不滿十萬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案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武帝納董仲舒之言也

元光五年詔策諸儒

按漢書武帝本紀五年秋八月詔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業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 按公孫弘傳弘菑川薛人也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晝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與朱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八迹所及跛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以

對著之於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遂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晝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與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

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引愚憊不足以奉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名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成帝建始三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對策於廷

按漢書成帝本紀建始三年冬十二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君道得則中木昆蟲咸得其所人君不德謫見天地災異婁發以告不治朕涉道日寡舉錯不中乃戊申日蝕地震朕甚懼焉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女無面從退有後言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 按谷未傳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末待詔公車對曰陛下乘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絢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發女之分地震

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郵政事不慎舉錯屢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日以不滅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彊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母淫於酒母逸於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專寵以絕驕慢之端抑褒閔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箆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粟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

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母用比周之虛譽母聽濫濶之譖懇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父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成事俊又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銅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

繇役母奪民時薄收賦稅母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於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末

按文獻通考建始三年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未始四年以災異詔公卿以下對策

按漢書成帝本紀未始四年六月詔曰迺者地震京

師火災甚降朕甚懼之有司其悉心明對朕咎朕將親覽焉秋七月有星孛於東井詔曰迺者日蝕星隕謫見於天大異重仍在位默然罕有忠言今字星見於東井朕甚懼焉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其各悉心惟思變意明以經對無有所諱

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晦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按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問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開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

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異受官爵流漸積狠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雞者怪高宗心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按漢書哀帝本紀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詔曰朕獲保宗廟不明不敏夙夜憂勞未皇寧息惟陰陽不調元元不贍未賸厥咎甚敕公卿庶幾有望至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執獲名溫良寬柔陷於亡滅是故殘賊彌長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錯躬迺正月朔日有蝕之厥咎不遠在余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僚敦任仁人黜遠殘賊期於安民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按杜鄴傳鄴為涼州刺史數年以病免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章育舉鄴方正鄴對曰臣聞息憂憂國碎首不恨下和獻寶則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

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後漢

章帝建初元年詔舉方正直言者對策於廷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建初元年三月己巳詔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按魯不傳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不特對策者百有餘人惟不在高第除為議郎

和帝末元六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臨策問

按後漢書和帝本紀末元六年二月丙寅詔曰朕以眇末承奉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濟河之城凶饉流亡而未獲忠言至謀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未敢用思孔疚惟官人不得於上黎民不安於下有司不念寬和而競為苛刻覆案不急以妨民事甚非所以上當天心下濟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遺詣公車朕將悉聽焉帝乃親臨策問選補郎吏

永元十四年以司空徐防言詔以五經射策各取上第六人

按後漢書和帝本紀不載 按徐防傳防永元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

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評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寔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

安帝末初二年以災異詔百僚及郡國吏人指變以對

按後漢書安帝本紀末初二年六月京師及郡國四十大水大風雨雹秋七月戊辰詔曰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據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朕以不德遵奉大業而陰陽差越變異並見萬民饑流羌貊叛戾夙夜克己憂心京京間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謀以鑒不逮而所對皆循尚浮言無卓爾異聞其百僚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冀獲嘉謀以承天誠

順帝陽嘉二年以災異詔公卿以下直言對策

按後漢書順帝本紀陽嘉二年夏四月己亥京師地震五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統奉鴻業無以奉順乾坤協序陰陽災眚屢見咎徵仍臻地動之異發自京

師矜於祇畏不知所裁羣公卿士將何以匡輔不逮奉答戒異異不空設必有所應其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諱 按李固傳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特問當世之弊為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實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關於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宜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垂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祿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顯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會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末平建初故事始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

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執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詔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印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閒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浸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撻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

自聞者儼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向等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得拜議郎 按馬融傳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 按冊府元龜馬融扶風人陽嘉二年與李固同對策融對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曰陽立地之道曰柔曰剛夫陰陽剛柔天地所以立也取仁於陽資義於陰柔以施德剛以行刑各順時日以厚羣生帝王之法天地設位四時代序王者奉順風雨調澍嘉生繁殖天失其度則咎徵並至飢饉荐臻合科條品制四時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效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今從政者變忽法度以殺戮威刑為能夫問其國守相及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太急其毀之也曰太緩太急致寒太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之之道審察緩急之誦舉鈞同寒燠之罪罰以崇王政則陰陽和矣好惡既明則幸官之吏知所避就又身以先之不嚴以蒞之不變則刑罰之夫知為善之必利為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周禮九職以農為本民失耕桑饑寒並至盜賊之原所由起也古之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敦五教宣三德則嘉隆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贍而人足量其財用以為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姻以時

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不失矣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為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則士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各安生樂業盜賊消害不起矣 張衡為太史令陽嘉二年與李固同對策衡曰臣聞政善則休祥降政惡則咎徵見苟非聖人或有失誤昔成王疑周公而大風拔木開金縢而反風至天人之應速於影響故稱詩曰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聞京都地震雷赫怒夫動靜無常變改正道則有奔雷土裂之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有餘力則學文法辛卯詔以能宣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內則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制矣且郡國守相剖符寧境為一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於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事民為百姓取便而少過免之是為奪人父母使嗟號也又察選舉一任三府堂閣祕密振暴於外貨賂多行人事流通於真偽渾淆昏亂清朝此為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災異之興不亦宜乎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宿過况於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為公者乎中間以來妖星見於上震裂著於下天誠詳矣可為寒心明者消禍於未萌今既見矣修政恐懼則禍轉為福矣陽嘉三年詔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 按後漢書順帝本紀不載 按周舉傳陽嘉三年河

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夙與夜寐思協大中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効何由分別具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為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思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此行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執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尅己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城國魚鼈為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

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下雷神裁察

晉

武帝泰始七年詔舉方正直言者對策於廷按晉書武帝本紀不載按郤詵傳詵博學多才懷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於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及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為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修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於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況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羣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邊毗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詵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僥倖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偽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

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淪於小器功止於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嚮茲臣以為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典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誣則誣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鬻主聽用察德之所趨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風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威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眾正益至若得其邪則眾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失世者未嘗不為眾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為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為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

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疆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怨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矣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污穢狼藉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為政恆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皋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刻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

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勤百姓始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於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

太康 年親策諸儒於廷

按晉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華譚傳譚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為鄰里所重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譚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之民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昃務在擇才宣明巖穴垂光隱滯俊又龍躍帝道以光清德鳳翔王化克舉是以臯陶見舉不仁者遠陸賈重漢遠夷折節今聖朝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乎無外戎旗南指江漢席卷于戈西征羌蠻慕化誠闡四門之秋興禮教之日也故髦俊聞聲而嚮赴殊才望險而雲集虛高館以俟賢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於饑渴用人疾於應響杜佞諂之門廢鄭聲之樂混清六合實由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漢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云有

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也又策曰吳蜀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越難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銳難安易動乎今將欲綏靜新附何以為先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棲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教遂成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為蜀人敦慤而吳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閭閻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選牧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斂將順咸悅可以永保無窮長為人臣者也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羌氏驕黠將修文德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兵戈載戢武夫寢息如此已可消鋒刃為個器罷尚方武庫之用未邪對曰夫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紘綏遠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斐然雖復被髮之鄉徒跣之國皆習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儉狃為寇雖有文德又須武備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人常誠無為罷武庫之常職鑿鋒刃為個器自可倒戟干戈苞以獸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於散樂休風未為不泰也又策曰夫法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寬網以將化今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為而又至於律令應有所損益不對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禪讓以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於典禮樂以

和人流清風以寧俗其歸一也今誠風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化去邪從正夫堯舜之盛而猶設象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乃大道四達禮樂交通凡人修行黎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乎無外矣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今大統雖同宜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復出羣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而有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非賢無以光其道平世理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義下及帝王莫不張皇綱以羅遠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紘之廣兆庶之衆豈當無卓越備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哲難見遠數難覩故堯舜大平之化二八由舜而甫顯殷湯革王之命伊尹負鼎而方用當今聖朝禮亡國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蟬於帷幄或剖符於千里巡符必有呂公之遇宵夢必有巖穴之感賢備之出可企踵而待也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爲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

元帝太興二年詔孝廉策試聽申七年

按晉書元帝本紀不載 按孔愉傳愉從子坦字君平祖冲丹楊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

手策問曰吳與徐覆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極鯨而與禹徐覆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姦臣賊子弑君汗宮瀆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遂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皆普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爲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爲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師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爲闕也同若當徧加除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得官頹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惑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汜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闡通不足復曲碎乖例違舊造異謂因宜其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鈞法齊訓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爲政之綱施之家室猶弗可貳况經國之典而可翫黷乎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

北魏

高祖太和七年詔飭對策不以實者按魏書高祖本紀太和七年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修寬政而明不燭遠實有缺焉故具問守宰苛虐之狀於州郡使者秀孝計據而對多不實甚乖朕虛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誅然情猶未忍可恕罪聽歸申下天下使知後犯無恕

第五十七卷目錄

對策部彙考一

唐 憲宗元和一則 文宗太和一則

宋 神宗熙寧一則 高宗紹興一則

對策部總論

桓寬鹽鐵論 利議

劉勰文心雕龍 議對

冊府元龜 對策

對策部藝文

取士疏

對策部紀事一

晉孫楚

選舉典第五十七卷

對策部彙考二

唐

憲宗元和元年諸儒對策於庭

按唐書憲宗本紀不載 按白居易傳居易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等調蓋屋尉為集賢校理

按冊府元龜白居易貞元中擢進士第書判拔萃為祕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制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就兢業業承天順地

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謹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經時濟俗率繇於茲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斥己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容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權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於下升中於天周漢以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茲疲屯遂乖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權酷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愆患於晁錯而用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萬令精求古人之意啓迪來哲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漢元優游於儒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兩途取舍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予大夫熟究其旨屬之於篇與自朕躬無悼後害居易對曰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歎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載萬人大理四海太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為詞不切志不激則不能回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冊以為美譚然臣觀自

茲以來天下之理未會有髣髴於文帝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髣髴於賈誼疏者豈非君之聖明不侔於文帝乎臣之忠讜不逮於賈誼乎不然何為衰亂之時愈多而切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拜之而念漢之極諫而徵之病虛文之無用者獎至言之斥己者詢臣以可行之策論臣以不倦之意懇惻鬱悼發於重誠此真聖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弘於前代臣之才誠劣於古人輒欲過言以裨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裨之者非謂言之必可行也體用之必可明也且欲使後代知陛下踐祚之後有模直敢言之臣出焉無俾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蒙陛下賜臣之策有思與禮樂之道念救疲屯之方辨懲往戒來之宜審推恩萬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此實萬葉之福也豈唯一代之人受其賜而已哉臣聞疲病之作有因緣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焉臣請為陛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元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功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既定而盛禮興焉雖三代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咸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洎天寶已降政教浸微寇既薦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載征徭繇是而重人力繇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日晷晨桑

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日峻管催之法而歲計不充日削月廢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者也豈不然乎繇是觀之蓋人疲繇乎稅重稅重繇乎軍興軍興繇乎寇生寇生繇乎政缺然則未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望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望黎庶之安雖元宗不能也雖然事有所必然雖常人足可致勢有所不可雖聖哲不能為伏惟陛下將欲安黎庶先念省征徭將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將欲息兵革先念銷寇戎將欲銷寇戎先念修政教何者若政教修則下無詐僞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繇銷矣寇戎銷則境無興發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繇息矣兵革息則國無餽運飛輓之費而征徭所由省矣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繇安矣臣竊觀今天下之寇雖已盡銷伏願陛下下不以易銷而自怠今天下之兵雖未盡散伏願陛下下不以難散而自疑無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明政教肅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獷驁歸命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過而自銷歸命則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斂可日減疲屯可日安富庶可日滋困竭可日補日安則和悅之氣積日富則廉讓之風形因其廉讓而示之以禮則禮易行矣乘其和悅而鼓之以樂則樂易達矣舉斯方而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濟其難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不修戒將來之虞莫大於寇不銷而兵不息此臣所謂救療之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至若齊行寓令之法以霸諸侯漢用推恩之謀以懲七國施之

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今萬人一統四海一家無鄰國可傾非夷吾用權之秋也雖欲寓令將何所寓邪今除國建郡置守罷侯無爵土可疏非主父矯弊之日也雖欲推恩恩將何所推邪但陛下嗣貞觀之初弘開元之理必將光二宗而福萬葉矣何區區齊漢之法而足為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實在於此矣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治委下專上之宜敦儒學而業衰責課實而政失者此皆政化之所急古今之所疑陛下幸念之臣有以見天下之理與矣夫執契之道垂衣不言者蓋言已成之化非謀始之謂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庀其司分其務而已非謂政無大小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之於上也漢元優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者非儒學之過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責課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攷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也臣請重為陛下別啓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為之道哉臣聞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於修己勞於求賢明察其刑明慎其實外序百揆內勤萬樞晷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非大有為者乎終則安於恭己逸於得賢明刑至於無刑明賞至於無賞百職不戒而舉萬事不勞而成端拱凝旒立於無過之地夫如是豈非真無為者乎故臣以為無為者非無所為也必先有為而後至於無為也老子曰無為而無不為蓋是之謂矣夫委下而用私專上而無效者此繇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宜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異宜

君臣殊道蓋大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職小而衆萬事細而繁誠非人君一聽所能徧察一明所能周覽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舉其要而執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堯乘其功以帝天下十亂各效其能而周武總其理以王天下二傑各宜其功而漢高兼其用而取天下三君者不能為一焉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四支九竅百骸也不能為一焉然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為主也故臣以為君得君之道雖專之於上而下自有以展其效焉臣得臣之道雖委之於下而人亦無所用其私矣繇此而言光武考績而政未盡美者非他昧君臣之道於大小繁簡之際也元帝優游而業以浸衰者非他昧無為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俱失較然可知陛下但舉中而行則無所惑矣伏以聖策首曰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謙直以聞其過又曰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其末章則曰與自朕躬無悼後害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樂聞上失勤動懇懇慮臣輩有所隱情者也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古先聖王之理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無敗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異於是莫不以欲逞於始追悔於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害之要可略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過之善則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姦而後誅之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姦邪也人餒而後食之人凍而後衣之惠則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於凍餒也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宗新臨

烝庶承多虞之運當鼎盛之年此誠制欲於未兆之時也伏惟陛下欲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後將來者宜蚤防於事先夫然則保邦常在於未危恭已常居於無過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生也幸得為唐人當陛下臨御之時親陛下升平之始斯則臣朝聞而夕死矣而况充才識之貢承體用之問乎今所以極千慮昧萬死當盛時獻過言者此誠微臣喜朝聞甘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肆狂瞽不避斧鑕若此容易焉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策入第四等授蓋屋縣尉集賢校理

文宗太和二年引諸儒對策於廷

按唐書文宗本紀不載 按劉黃傳黃擢進士第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廷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元默無為端拱司契陶吐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由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臆盛德之所臻變乎其不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氏滋熾風流浸微自漢以降足言蓋寡朕顧惟昧道祇荷不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勵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墮阨災早竟歲播植愆時國庫罕蓄之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積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頽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

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治思所以究此繆蓋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什啓宿憤冀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革於前弊何澤惠於下土何修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治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惟此龜鑑擇乎中庸斯在洽聞朕將親覽黃對曰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憤鬱抑思有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况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所忌時所禁權幸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時有譴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元默之化將欲通天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為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祇荷不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勵宵衣旰食宜細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採災早在致精神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庫罕蓄本乎冗食尚繁

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斤姦豪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於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且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勵宵衣旰食宜細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

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為陛下所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勸其績太宗定其業元宗繼其明至於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傾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闢弑吳子餘祭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衰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闈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

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顯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於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典刑不由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裴回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揅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襄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當治其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與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禹之為君而天下

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凶凶在朝雖彊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為王臣致時為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疆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疆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疆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終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

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賫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饜饕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顯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為之愆錯君門萬重不得告訴土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亦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茲况日彊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於相持兵柄以歸於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照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惟康兆庶蘇息即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人

脩之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正時為忠知人在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決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心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揀災早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傷害文無鄙憫而變則成災陛下有憫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

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有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問農事以脩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又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間歲則彘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脩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階動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羈縻藩臣干陵宰輔驟裂王度汨亂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變之心無伏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

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會更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著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繇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於恥格者繇道德而齊禮也臣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於前矣臣所謂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罰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者昔晁錯為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薦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

死之後將孰為啓之哉至如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修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以仁壽可以消搖無為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修闡外之寄念百度之求正在擇庶官而任之使顯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下教動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傷慮然後致治哉是時策第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鍊庫部郎中龐嚴見養對嗟伏以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耻睡不敢取土人讀其辭至感慨流涕者諫官御史交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齷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邵曰賁逐我雷吾顏其厚耶

宋

神宗熙寧三年詔舉賢良方正對策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澠水燕談錄熙寧中孔文仲舉賢良方正制策入等以忤時政不推恩孫靖公固言科舉徒取一日之長言之虛華不足校剗制舉本以求直言豈以忤而黜之耶今朝廷以文仲之言足以惑天下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而以文仲之黜為惑

按玉海熙寧三年九月乙巳崇政殿試呂陶錢總孔文仲張繪文仲策入三等對切直王安石惡之發赴本任

按闕里志孔文仲字經父少好學性狷介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范蜀公鎮舉公召試對策極言新法之害忤王安石見黜哲宗朝累遷起居舍人拜左諫議大夫

高宗紹興七年舉直言極諫者召對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選舉志七年以久賜有異令中外侍從各舉能直言極諫一人是冬呂祉舉選人胡銓汪藻舉布衣劉度即除銓樞密院編修官而度不果召自是詔書數下未有應者 按陳淵傳紹興七年詔侍從舉直言極諫之士胡安國以淵應召對策改官賜進士出身

對策部總論

相寬鹽鐵論

利議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之未安故使使者舉賢良文學高第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殊議異聞虛心傾耳以聽庶幾云得諸生無能出奇計遠圖匈奴安邊境之冊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膝癢而搔背辯訟公門之下訥訥不可勝聽如品即口以成事